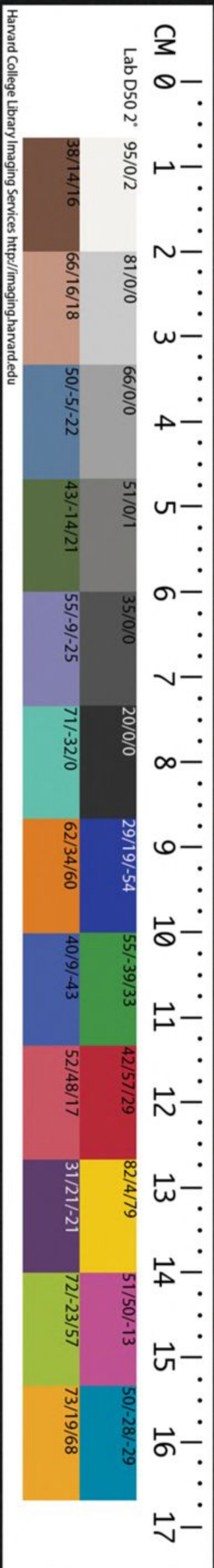


T2571/3202d (55)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刻書第五十四頁書八十四

王恭

王恭字伯恭

少有志操清操

有字輔之望與

為人謝安嘗曰

其父自會稽

尺館於

上



列傳第五十四 晉書八十四

御撰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歎曰  
仕官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  
俄爲祕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  
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  
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  
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昺袁悅以傾巧事  
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  
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  
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

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  
銜之淮陵內史虞璉子妻裴氏有服食之  
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  
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  
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  
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  
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  
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  
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



坦之刁彘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護軍  
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  
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  
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  
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  
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棗棟  
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第緒說  
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  
而道子亦欲輯和內深布腹心於恭冀

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  
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  
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  
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  
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  
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  
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  
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  
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



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  
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  
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閣叩扉  
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  
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已府讒疾二  
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  
扇運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  
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  
潤不行昔趙鞅與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鴛

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  
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  
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  
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  
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  
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  
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  
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  
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



晉書卷五十四  
為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  
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美  
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儆前事勢轉  
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臥為然復  
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等從之推恭為盟  
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  
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為書內箭  
箛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  
戾不復可識謂楷為詐又料仲堪去年已

不赴盟今無連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  
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  
節相王以姻且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  
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  
雖非皆允未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  
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  
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為辭  
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  
之坐其處且謂牢之曰事剋即以卿為北



晉書卷五十四  
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示顯  
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  
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  
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  
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  
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叅軍也以  
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  
湖遇商人錢强强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  
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

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  
頭懼其有變卽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  
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  
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  
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  
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  
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  
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  
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



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  
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  
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  
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  
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  
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者  
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度兒未舉  
在乳母家鄉爲我送寄桓南郡者之遂送  
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

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  
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金通直散騎郎  
殷確散騎侍郎署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  
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  
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  
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  
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



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  
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  
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  
王恭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  
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  
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  
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  
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  
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  
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  
若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  
泄爲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  
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  
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  
目礪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  
廣陵時符堅方盛大多募勁勇牢之與東



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  
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  
玄以牢之爲叅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  
勝彌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  
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  
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  
將軍桓冲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衆向  
壽陽以爲冲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  
繼淮肥之役符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

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  
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  
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咸  
阻澗列陣牢之率叅軍劉襲諸葛求等直  
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  
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  
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  
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  
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内史以功賜爵武



尚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鄆城討諸  
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符堅  
子不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  
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  
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  
中爭趨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  
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不救  
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  
敗徵還項之復爲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

戍彭城復領太守祆賊劉黎僭尊號於皇  
丘牢之討滅之符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  
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叅軍向欽之  
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  
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鄆城釗走  
河北曰獲張遇以歸之彭城祆賊司馬徽  
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叅軍竺朗之討滅之  
時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  
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



寶引牢之為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  
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  
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  
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  
為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  
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不顯  
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  
卽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叅軍何澹之以其  
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

乃置酒請牢之於殿中拜牢之為兄精兵  
利器悉以配之使為前鋒行至竹里牢之  
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為都督充青  
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自小將  
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  
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相立將兵逼京師  
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  
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立等受詔退兵牢之  
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



率師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為寶後繼比至  
曲阿吳郡內史栢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  
眾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興衛將軍謝琰擊  
賊屢勝殺傷甚眾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  
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  
高素助牢之牢之率眾軍濟江浙恩懼逃  
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  
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眾東征  
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

史袁山松牢之使叅軍劉裕討之恩復入  
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  
千餘牢之在羊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  
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  
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為劭  
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元  
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為前鋒都督  
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  
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眾



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  
爲元顥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  
武屯洺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  
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  
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  
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  
藏狡兔殫獵大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  
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  
其功臣况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

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  
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  
有之况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  
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  
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  
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  
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強兵  
才能美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  
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



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  
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  
誅之陳書法書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  
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  
顯既敗玄以牢之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  
之乃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  
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  
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  
距玄集眾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

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司馬  
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  
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  
口拔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為劉襲所  
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  
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喪歸丹徒桓玄  
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  
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



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  
從事郎又爲桓玄諮議叅軍牢之敗與廣  
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  
旣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旣吞矣我當復本  
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  
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  
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  
又擊桓亮符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  
政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

譙從反以敬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  
朔將軍臧喜西伐敬宣入自白帝所攻皆  
剋軍次黃獸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  
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爲有司所劾免  
官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  
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  
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  
散騎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  
鎮冀州爲其叅軍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叅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叅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

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旣慨然經畧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感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寔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



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  
待延而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  
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以歸之  
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  
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况於人乎夫飛  
鷄惡鳥也食桑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  
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  
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  
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

之不濟亟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  
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  
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  
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  
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  
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  
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  
問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  
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



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  
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帝以會  
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捍乃  
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  
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  
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  
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  
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旣受腹  
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

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  
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  
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  
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  
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  
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  
是果臨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  
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  
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



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  
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  
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  
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  
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  
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  
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後也  
佐吏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捷  
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

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彌鷹揚將  
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  
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  
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劔閣之隘寔蜀  
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  
在劔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  
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  
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  
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



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沔爲習坎之防事  
經英略歷年數紀深州以統接曠遠求還  
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  
寔盛陳事力之寡弱飭哀矜之若言今華  
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  
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  
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群獠所覆  
城邑空虛士庶深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  
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

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劔閣  
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潘扞之大機上  
深之至要昔三郡全寔正差文武三百以  
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  
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  
困獎無以堪禽則劔閣之守無擊折之儲  
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  
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  
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



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  
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  
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  
柔弱吕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  
救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雖  
必與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  
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  
仲堪仲堪乃荅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  
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

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盜仁者之心未能  
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  
網雖霍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  
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  
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  
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  
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  
人皆自賢况夫漢以劔起人未知義式遏  
姦邪特宐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



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  
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  
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  
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  
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  
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  
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  
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  
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

古賢之心安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  
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  
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  
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  
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  
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  
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  
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  
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  
不嚴復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卽位進號冠  
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  
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  
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  
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  
僞許恭而寔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  
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  
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

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  
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後仲堪旣  
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  
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等恢覬績並  
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覬自遜位會王  
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  
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曰集議以爲朝  
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  
舉勢無不剋而我去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



今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  
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  
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  
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  
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  
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  
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  
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  
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

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  
玄從兄脩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  
解也脩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  
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  
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脩爲荆  
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  
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立事令  
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竝欲順朝命  
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適爲佺期司馬夜奔



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脩仲堪惶遽即  
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  
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  
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  
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  
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  
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  
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爲盟主臨壇歃血  
竝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

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聞以將  
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宐其  
兩忘用乃班師迴旆祇順朝旨所以改授  
方任蓋隨時之宐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  
還復本位卽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  
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僉奉詔  
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  
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  
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



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適等水軍七  
千至江西口玄使部銓苻宏擊之適等敗  
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  
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  
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爲廩仲堪急召佺  
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  
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鄖城爲玄追兵所獲  
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護叅軍羅企  
生等竝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  
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  
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  
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  
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  
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  
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後義軍失利簡之沒  
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魯



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  
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僞朝後歸國  
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沉勇果  
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獷麤暴自云  
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  
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  
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  
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苻  
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

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  
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  
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  
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  
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  
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  
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爲司馬代江續爲南  
郡相仲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  
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



五千人爲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  
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郗  
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  
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  
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  
玄未奉詔欲自爲雍州以郗恢爲廣州恢  
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  
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爲敵旣知佺期代已  
乃謀於南陽太守閻丘羨稱兵距守佺期

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爲前  
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  
入府斬閻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  
繕脩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  
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  
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  
欲成其釁隙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  
內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  
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



又遣後弟適屯北塞以駐之佺期不得舉  
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  
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  
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  
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  
佺期不赴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  
佺期信之乃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  
日旣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  
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

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  
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  
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  
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郤鈗殆獲  
鈗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  
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  
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後弟尚保孜  
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  
孜敬爲人剽銳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



晉書卷五十四  
十九  
仲堪殺殷覬仲堪不從致敬拔刃而起欲  
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爲梁州刺史  
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  
皆佞期之舊也致敬愈憤見於辭色宗之  
叅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劍  
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  
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  
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

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  
司牧居愆方隅作矣口順勤王心乖抗節  
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  
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佞期無狀雅志  
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  
慙忠殷揚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鬪  
其中猗歟郡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  
臣事



列傳第五十四 晉書八十四

音義

忱氏林反長直亮反玼餘招反穰所追反輯秦入反鞅於兩反廠許金反邏盧箇反

斡各旱反盒商閣的反髀傍礼反葦葦覓反鬚相俞反髦昌兩反盱台之反跳古巧反

狡古巧反斲丁角反杓音呂麇音迷鴟干驕反蕞食稔反捍音翰歐音

上一口反捷渠馬反鍵其偃反獠音老扞音翰析音托湓蒲奔反適

下力智反軟山合反鄼音贊柞子各反診之忍反獷古猛反餉式亮反剽

匹妙反

列傳卷第五十五 晉書八十五 御撰

劉毅 兄遇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

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脩家

人產業仕為州從事桓弘以為中兵參軍

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

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脩於

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

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



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  
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之澹屯覆舟山  
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  
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  
素懼伏裕莫敢出鬪裕與毅等分爲數隊  
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  
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  
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旣西走裕以  
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

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  
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崢嶸  
州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  
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醜陷尋陽毅遣  
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  
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  
於振毅進擊爲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  
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卽度無忌以  
督攝爲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其



琅邪內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  
毅不平毅唯自引咎時論韙之毅復與道  
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  
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成大岸  
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  
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  
至夏口遇風飄沒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  
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  
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負甲冑陵

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禽山客而馮該遁  
走毅進平巴陵以毅爲使持節兗州刺史  
將軍如故毅彌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  
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  
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  
江津宗之又破偽將溫楷振自擊宗之毅  
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  
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  
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



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  
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  
擊振殺之并斬偽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  
拔遷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  
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  
為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於湘中毅  
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  
初興遂墨經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  
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為國者理盡於

仁孝訐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  
本無感繫不能隕越故其空耳往年國難  
滔天故志竭愚忠覲然苟存去春變駕迴  
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  
懷寡方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  
皇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  
於聖聰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  
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  
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度幾忠孝



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毅爲都督豫  
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諸軍  
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府文  
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  
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涇州刺史  
劉雅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  
齋悉畫盤龍於其上彌爲盤龍齋毅小字  
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及何無忌爲廬循所敗賊軍乘勝

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疾篤  
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  
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  
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脩船垂畢將居前  
撲之剋平之日上派之任皆以相委又遣  
毅泛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  
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  
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  
毅將至建鄴報廬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



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叅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毅乃以邃為諮議叅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為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議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

臣開天以盈虛為運政以損益為道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為大武略以濟事為先



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似常  
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藩屏所倚  
寔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  
宐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  
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  
而言之足為國恥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  
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國大  
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遼洛  
加郵亭險閼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

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  
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屬簡  
惠之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  
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  
隨宜并合以簡眾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  
來甚有恤隱之誠但網維不革自非綱目  
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邊防可即州府千  
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遣其  
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為都督



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  
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荊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荊州編戶不  
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卅漆  
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  
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  
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劉裕以  
毅貳于已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狠  
凶戾履霜日久中間覆敗空卽顯戮晉法

含弘復蒙寵授曾不思愆內訟怨望滋甚  
賴宰輔歲疾特加導養遂復推轂陝西寵  
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  
不悛志爲姦宄陵上雲下縱逸無度旣解  
督任江州非沒所統而輒徙兵衆略取軍  
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武盈  
萬悉皆割留曾無片言肆心恣欲罔顧天  
朝又與徙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狡繕甲  
阻兵外託省疾寔規伺隙同惡相濟圖會



荆郢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  
遇而輕佻躁脫職爲亂階扇動內外連謀  
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潘混劉裕  
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思等率軍  
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  
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  
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昃  
鎮惡以裕書示城內毅怒不發書而焚之  
毅異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

鬪心既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  
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  
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姓皆伏誅  
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  
沉斷而專肆狠復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  
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  
快快不得志 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  
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  
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



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眾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有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

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寔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



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  
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  
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  
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  
益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  
府使人徵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  
如此

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為彭仲堪中兵叅軍  
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

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  
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  
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  
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  
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  
堪而不以為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  
果令追之邁僮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  
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  
曰射鉤斬祛與邁為三故不知死玄甚喜



以為刑獄叅軍後為竟臨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為玄所害

###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郡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為叅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為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眾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劭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民

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及何無忌為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眾入衛京都因表曰妖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



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都危懼長民勸  
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  
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  
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  
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  
杖五十人入殺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  
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  
殘虐為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  
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

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為亂問劉  
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  
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  
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  
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  
諸葛氏之懼可回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  
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  
履機危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  
沐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剋至



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  
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間之驚而至門裕  
伏壯士丁盱於幙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  
盡皆說焉長民悅盱自後拉而殺之與尸  
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  
苦戰而死小弟幼民在大司馬參軍逃于  
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  
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初長民富貴之後  
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

人相打毛脩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  
故長民荅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  
分明竒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  
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  
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  
如人聲不可解於鋒見有巨手長七八尺  
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



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  
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  
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  
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  
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  
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  
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  
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  
靖之有舊請莅小縣靖之曰玄玄不許無

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參軍與  
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  
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  
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  
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  
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  
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  
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偽  
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



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為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兵精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

軍何澹之前將軍部銓江州刺史部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空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為然道



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祐及武康公  
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  
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  
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  
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爲桓振所敗  
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剋夏  
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  
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

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  
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  
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  
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  
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  
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  
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  
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  
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



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  
遣別帥徐道覆順沔而下舟艦皆重樓無  
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  
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譬然  
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若  
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鑿宜決破南唐守  
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畜力俟  
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

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  
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  
風鼎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  
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  
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  
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  
死之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  
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  
及敷政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構亂侵擾邦



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慮外臨危  
彌厲握節墮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  
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肅子  
邕嗣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  
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  
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剋濟為難若玄  
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  
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叅贊大勲皆以笑略  
攻取為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 檀憑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  
邕肅為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  
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生初為會稽王  
驃騎行叅軍轉桓脩長流叅軍領東莞太  
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  
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  
俱以私艱墨經而赴雖才望居毅之後而  
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為建武將軍裕



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  
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  
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深慮  
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  
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  
為敷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  
旌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  
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  
為國既義飭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

古人無以遠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  
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既隕身王事亦宜  
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  
耕為事好學不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  
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  
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  
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齋數斛米西上



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  
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  
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  
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  
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  
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  
為州主簿偉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  
雋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  
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玄篡

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  
桓歆寇歷陽詠之率眾擊走之義熙初進  
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  
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  
以貧賤為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  
始為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劭識局貞  
隱同獎之誠寔銘王府敷績之効垂惠在  
人奄致隕喪惻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騎



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  
食邑二千五百戶謚曰桓弟順之至琅邪  
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  
常之業莫先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  
儲擅之秋外之桓父內無平勃不有雄傑  
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  
以經世屬大高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  
資建大功若轉圜剪群兇如拉朽勢傾百

碎祿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  
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而乖同  
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  
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  
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勅敵因機効捷處  
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贊曰劉生剛愎葛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  
疑貳安成英武休茲忠烈捨家殉義亡生存節  
檀實稜威身隕名飛魏然協契効績揚輝



列傳五十五卷 晉書八十五

音義

惛之涉 譟蘇到 俊此緣 佻吐彫 躁則到 愞

苻逼 按五木 窶其鉅 褊方緬 稍所象

新塗 黥渠京 昨音拉 廬合 桎質

梏古屋 跳跟良 椽二音 柘音石 蠱丑芥 莞

官音







